

发现

李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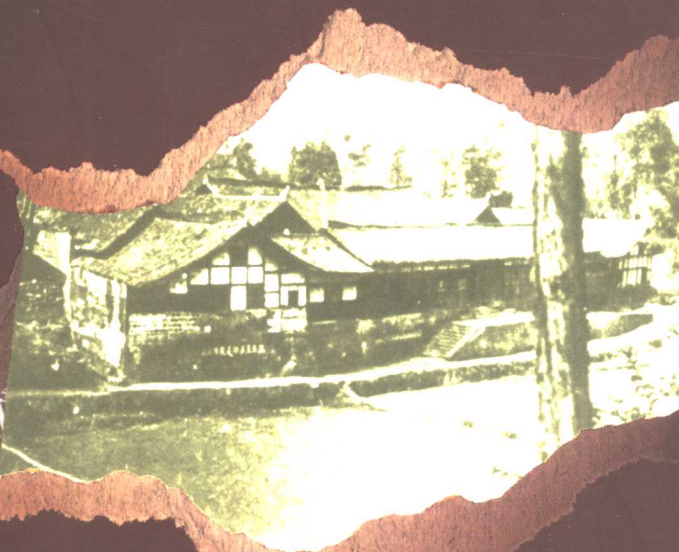
岱峻·著

长江第一镇，与重庆、成都、昆明并列的
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

举世瞩目的人文学术重镇，中国建筑科学
的摇篮

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梁思成、林徽
因、童第周等笔耕不辍的书案

烽火战乱中，同济大学莘莘学子遮风避
雨的浓阴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发现

李莊

FAXIANLIZHUANG

岱峻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李庄 / 岱峻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4.5

ISBN 7-5411-2272-6

I.发... II.岱... III.文化史-研究-宜宾市-1937~1945 IV.K297.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28695号

发现李庄

FAXIANLIZHUANG

岱 峻 著

策划组稿
责任编辑
整体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电脑制作

出版发行

电 话
邮政编码
网 址

防 盗 版
举报电话

制 版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洁 尘
洁 尘 胡 焰
邹小工
韩 华 等
喻 辉
赵大军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盐道街3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028)86666700[发行部] (028)86662959[编辑部]
610012

www.scwys.com

(028)86636481 86241146

四川美达柯式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四川国防印刷厂

880×1230 1/32

12

250千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11-2272-6/I·1894

29.00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 (028)86124900



目 录



自序 中国李庄，一段湮没的历史

楔子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

- 第一节 夏夜梆声/15
- 第二节 喜极而泣/17
- 第三节 梁思成与傅斯年/20
- 第四节 悲欣交集/24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

- 第一节 山重水复迢迢路/29
- 第二节 动议迁川/34
- 第三节 古镇李庄/38
- 第四节 山坳里的书案/42
- 第五节 安居不易/46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

第一节 谔谔之士傅斯年/57

- 一 卧病倒床/57
- 二 要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61
- 三 白色的反思/67
- 四 板栗坳傅家/73
- 五 山深闻杜鹃/79
- 六 西行延安 /83
- 七 谔谔之士/89

第二节 谦谦君子董作宾/94

- 一 代理所务/96
- 二 甲骨彦堂/97
- 三 甲骨书法/103

第三节 那时的先生些/105

- 一 忧道不忧贫/106
- 二 中医与西医/114
- 三 吃人的故事/117
- 四 先生些不亏人/123
- 五 刺刀下生存/125
- 六 学者的自律/129
- 七 治学与入仕/136

第四节 《六同别录》/140

一 故纸堆刨出的历史/145

1 李光涛与明清档案整理/147

2 劳干的居延汉简研究/151

二 拓荒发轫的语言科学/154

1 李方桂——非汉语语言学之父/154

2 马学良——深山寻宝人/157

3 董同龢苦著“天书”/162

三 高山丛林中的民族学/165

四 锄头挖掘的辉煌/168

1 清溪阁醉别/168

2 “蛮夷之地”的新发现/172

3 李济——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174

4 李霖灿——“东巴文化之父”/183

5 梁思永——病榻上的硬脊梁/187

6 夏鼐的西北行/193

第五节 李庄的姑爷们/200

一 傅斯年做月老 逯钦立娶淑女/201

二 景云，你在他乡还好吗？/208

三 爬山豆，叶叶长/217

四 李光涛张素萱：鸿案相庄/224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

第一节 社会调查所到社会科学所/229

第二节 石崖湾与门官田/231

第三节 高山流水失知音/237

第四节 战时经济研究/242

第五节 幻想与破灭/246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

- 第一节 营造学社的冬季/253
- 第二节 李庄的“太太的客厅”/265
- 第三节 中国建筑科学之父/280

第五章 风雨同济

- 第一节 东岳庙与工学院/296
- 第二节 禹王宫校本部/306
- 第三节 镇中心慧光寺/315
- 第四节 小镇之恋/320
- 第五节 童第周/324

第六章 十万青年十万军

第七章 走出李庄

- 第一节 念兹别离 永怀缱绻/343
- 第二节 去留两徘徊/357
- 第三节 天下同济/366
- 第四节 史语所在台湾/372

后 记

自序

中国李庄，一段湮没的历史

· 岱 峻 ·

李庄前缀“中国”，不是我的哗众取宠，而是一段实实在在被湮灭了的历史。

抗战期间，外省籍人士迁川七百余万，李庄最盛时有一万二千人，人口绝对数不多，却多是高素质的人才。那时大大小小的宫观庙宇、会馆祠堂、民家小院，四下分布着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金陵大学文学研究院等单位。

中央研究院是当时全国最高学术科研机构，并列于国民政府的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等五大院。当时设有十九个研究所，人文学科有三个所，涉及历史、语言、考古、民俗、民族、人类、经济、社会、法律等学科，全都迁在李庄。

傅斯年、陶孟和、李方桂、梁思成、董作宾、董第周等一大批有国际影响的国内一流学者，常撑一把油纸伞，或捏一把折扇，行迹匆匆，出没于李庄的泥泞。单是留学欧美的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就有李济、梁思永、吴定良、凌纯声、夏鼐、吴金鼎、曾昭燏等一大批人。1948年，国民政府选出八十一位首届院士，从李庄走出去的就有九位，几乎占了人文组的三分之一。

那时寄自海外的邮件和电报，只要写上“中国李庄”便能准确送达。同盟国的一些科研机构，也经常收到寄自“中国李庄”的学术刊物和书籍。

外国教授史图博（德国）、魏特（波兰）、鲍克兰、史梯瓦特、韦特（德国）、陈一荻（美国）等，曾随同济大学迁徙李庄。而犹太人魏特先生还成了永葬李庄的孤魂。

费正清、李约瑟等国际友人曾造访过李庄，并与那里的朋友傅斯年、陶孟和、梁思成、童第周等保持着长期联系。

当时的李庄，是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的四大文化中心，是抗战时期中国最具国际影响的人文中心……

发现李庄，纯属偶然。几十年随心遣兴地阅读，也看过一些东西。

我热爱丽江，横断山脉中一个“阳春白雪”的古城，有一个叫李霖灿的已捷足先登。1941年，他受聘于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考察边地艺术，发现了玉龙雪山下神秘的东巴文化。几年以后，他携大批东巴经典到李庄，开始了麽些象形文字字典、词典的编纂和东巴文化的研究。几十年来，他把东巴文化的研究扩大到历史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被誉为“东巴文化之父”。

王世襄是一个快活老头。当年，他曾是营造学社的助理研究员，跟随梁思成到李庄。前些年，他的一部三卷本文集《锦灰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内中多篇论文写于李庄，其中一篇便是对李庄宋墓的测绘与考证。

一个朋友说过，若是旅途消遣只携带一本书，那就带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那也是一本写于李庄的书。青年学人罗尔纲，1943年受聘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依据资料研究和悉心考据，写出《世传太平军奸淫杀戮考证》，并重新开始对旧作《太平天国史纲》进行修订。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成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权威。他一生的著作中，好多文章都郑重地写上：“某某年写于李庄”。

梁思成被誉为中国建筑科学之父。1984年美国出版的《中国建筑史图录》和1998年国内出版的《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研究中

国建筑的扛鼎之作，也是中国现代建筑科学的开山之作。此书1943年成于李庄。书中的照片，有李庄板栗坳，测绘图有李庄的旋螺殿。李庄六年，中国营造学社艰难支撑。抗战胜利之后，以营造学社为主要的班底，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可以无愧地说，李庄是“中国建筑科学的摇篮”。

.....

李庄，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撞击我的心灵，变成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我的目光也开始自觉地追寻那段历程。

李庄是个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的古镇，其为县治、州府、郡府的历史长达四百多年。又是长江上的大码头，曾为川南货运的集散地。

清代前期，“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中，十省五方的民众，溯水路而上，又沿着长江的各个支脉分散到四川各地。历史在这块狭窄的土地上留下了“九宫十八庙”，留下了一座座青瓦粉壁墙的四合院，留下了青石板铺就的小街。戏剧的“高台教化”，民间开馆授徒，行业兴办义学……铸就了李庄人重礼义、讲斯文的传统。

抗战时期外省籍人士疏散来川，李庄人慨然相邀，热情相助，在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艰难岁月，以一方平静，保存和发展了民族的文化。

“五色使人目盲，五音使人耳聋，五味使人口爽”。李庄没有电及一切电气化的东西，没有都市娱乐和现代交际，没有充盈的食物和药品。狭小的生存环境，扩充了人们的思维空间；简单的生存方式，提高了人们生活的质量。处静虚之中，做出真正的学问。中国的人文学术正是在西南边远的小山村，薪传火播，绵延发展。

1946年10月，随着载有最后一批抗战文化人的轮船鸣笛起锚，李庄突然空寂了。邮政所由二级所又降为三级所，邮通量锐减了十之八九。从李庄走出去的专家学者，1949年后，有的去了台湾，有

的去了国外。留在大陆的，在极左思潮中也多受磨难，斯文扫地。

作为抗战人文遗存的李庄，自然也淡化或隐去了这段历史。

经历了极左政治的劫难后，人们扼腕痛惜。如果说，对自然科学破坏甚为惨重，而人文科学则耽误了好几代人。

朱学勤在为林毓生的《热烈与冷静》一书所写的“编后记”中说道：“当时的台湾学界几乎独占西方学界与中国交流的唯一孔道与资源，待到大陆开放，我的上一代人出洋看世界，首先看到的是台湾学者捷足先登的背影。”

这些年，海外史学界对我国影响大的有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和张光直的考古人类学。当我们习惯从纵的线索，从固有的模式去认识和分析历史时，黄仁宇则从一个横的断面，牵出历史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一幅幅全新的图景。黄仁宇治史的方法，其实就是傅斯年提倡的“史料学派”。他对明史的研究，基础资料也来自史语所整理出版的“明内阁大库档案”。

张光直是沟通当今中国和西方考古人类学的第一人。他曾是美国耶鲁和哈佛大学考古学教授，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又兼任北大和中山大学客座教授，长期在报刊上开专栏，向读者介绍和普及考古学。在中国，许多人文学者的案头上都能找到他的著作。细读那些作品，会蹦出一系列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李济、董作宾、凌纯声、劳干、高去寻、石璋如……这都是些在李庄生活了六年，后去台湾，消逝在我们阅读视野中的学者。而我们景仰的张光直以及许倬云、梅祖麟等先生则都出自其门下。对于李济，张光直曾大胆放言，“考古学至今还生活在李济时代”。

语言学是中国率先争到世界性的发言权的人文学科。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二组主任赵元任先生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在美国，他坐上美国语言学的“头把交椅”，被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接任他的李方桂先生则被誉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继赵元

任之后，李方桂也担任过美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他们的著作，至今在国际语言学著作中仍占有很高的“引用率”。李方桂先生在李庄生活过多年，赵元任一直兼任着史语所二组主任……

随着对李庄的了解愈渐深入，我愈渐汗颜：作为一个受过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训练的学生，作为一个几十年自诩的“读书人”，竟然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文学科和学者完全无知且带惊人偏见！

李庄的发现，我窥见了民国人文学术史上的一段不寻常的时期，找到一座中国学术的富矿。我为李庄激动，我为我的李庄发现激动。

关注李庄，我开始追寻发生在那段特定时空中的人和事，探究故事梗概背后的细微末节。执著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就像一把重续时光的梭子。

六十多年过去了，流年似水，往事如烟。

几年前，我来到一处砌着三合土的小院前，一溜平房，房门上锁。墙上有一块“中国营造学社旧址”的牌子。

营造学社旧址的两间屋已做了鸡舍，一群鸡自由地觅食。还有一间房是堆旧物的房间，地板朽了，走在上面，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

牛肋巴窗，近午的光线漫进来，照见房中腾起的一柱积久的尘灰。这便是当年林徽因的卧室。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我从卧房悄然退出，停留在正厅。这里曾是梁思成的办公室，现在只有梁上一个燕子窝显出生机。

乡邻告诉我，每年都有人来参观，多是老人。罗哲文就来过两次。

罗哲文是寻梦来的，当年他是梁思成招聘的练习生，现在是著名的古建筑学家，全国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他写过“几回清梦到李庄，江水滔滔万里长。五十余年今又是，激情旧景旧时光”的诗。

踏访板栗坳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旧址，给我当向导的陈金辉，当

过永胜村村长，父亲给研究院挑水抬滑竿，母亲帮研究员洗衣服烧饭。他帮我找到了打开栗峰书院的第一把钥匙。

板栗坳，有一座保存较好的牌坊。几丈高的基石上，栏杆的龙虎图案还依稀可辨。这道牌坊记下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的张家始祖的伟绩。牌坊背后也曾立过一块碑，是史语所告别李庄的纪念碑——《留别李庄栗峰碑铭》。那块碑藏着史语所在板栗坳的众多秘密。

据陈金辉说，这块碑在1966年被一个姓田的社员背去打语录碑了。后来就再也没有看见过。

我不相信那页历史就此消逝。

后经多方查找，我访到几户人家，他们的女儿当年曾随研究院的先生远走他乡。我找到元史专家杨志玖的内弟，找到胡适纪念馆馆长王志维的妹妹，找到古典文学大师逯钦立的内兄……

那以后，我经常在李庄的山山岭岭转悠。不经意间就有新的发现。

一次，我遇到一位正在山坳上挖背沟、理红苕藤的老汉。一问，他叫张汉青，与董作宾的儿子董敏同过学，老子张海洲给傅斯年抬滑竿，当脚力。他知道很多往事和线人。

田埂上，我双脚一盘坐了下去。他也放下锄头，坐拢来。阳光照在我们的脸上，飘荡的雾岚，使板栗坳的秋色变得迷离……

当时的感觉很奇怪，仿佛随着他的讲述，我想写的书，书中的人和事，都一一复活了，从田坎上，从农舍中，从发黄的书页里，缓缓向我走来……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写于锦城万里桥畔

楔

子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

第一节 夏夜梆声

1945年8月15日夜，长江边上的四川南溪县李庄，万籁俱寂，唯闻几声犬吠和隐隐涛声。

世界睡去了。只有守夜的更夫提着竹梆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凹凸不平的夜色，从镇的这头，走向那头。他走过旧时李庄的东岳庙、张家祠堂、禹王宫、慧光寺、祖师殿、桓侯庙……走过现在的同济工学院、医学院、院本部、图书馆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六年了，他熟悉这些“下江人”的单位分布、工作情况、生活习惯，甚至还有那些先生的姓名，就像熟悉过去李庄正月里竖竖灯、三月十七的东隍会，熟悉慧光寺的住持、南华宫的道士……

这些天，他总感觉熟悉的李庄有些变化，人员的流动变得频繁，人们的情绪变得躁动，货物的交易量剧增……空气中隐隐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今夜里，他手中的竹梆有些重，他提醒自己须格外小心。



粉壁墙小青瓦，李庄古风犹存。 李扬摄

那年头，防火防盗防汉奸，乡乡都设立了保甲制度，更夫是李庄黑夜里的一双眼睛。

黑沉沉的建筑群，偶尔有些窗口，摇曳着朦朦灯光和幢幢人影。街道上木板的店铺门缝里，偶尔透出一线光亮，闪闪忽忽。

忽然他看见有人推门而出，冲向街中心，站在慧光寺坝子的灯杆柱石上，双手扩嘴高声呼喊：“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他先是一愣，待惊醒过来就使劲地敲着手中的梆子，也跟着大喊：“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如穿云裂帛，似倒海翻江，一种突如其来的力量猛一下捅破了李庄夏夜的沉闷。

一只手拉起一只手，一道门敞开一道门。人们奔走相告，额首称庆，从一座座古庙，一户户农舍，一个个大院，忙不迭地冲出来，顺手抓起衣物、毛巾、床单……提着脸盆、水桶、木板……一边舞，一边敲，一边吼：“胜利了，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李庄不眠，万人空巷。人们邀邀约约，打打闹闹，疯疯癫癫，哭哭笑笑，顺着泥泞的田间路，走向草坪，汇集到长江边上开阔的三江坝子。欢庆一场苦难的终结，一个民族的胜利。

“中华民族万岁”、“胜利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有人唱起郭沫若仿填的《满江红》：

怒气冲天，推窗外，战云变色……庚子耻，犹未雪、
卢沟辱，何时灭？恨老天沉醉，平津陷敌！壮士饥餐鹰虎
肉，笑谈渴饮倭奴血，待今朝再重振金瓯，完无缺！

那晚，李庄镇的陈绍荣就在现场。他回忆道：“日本投降的事传来李庄，就都上街了。游行由新街子、正街、广福街，游了一圈又一圈。”

说起当年的盛况，八十多岁的陈绍荣仍荡气回肠。他退休前是